





黃文獻公集





黃文獻公集宋潛溪序之曰先生薨後五年家藏齋  
日損齋藁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刻之以傳今所刻  
止十卷乃嘉靖間同邑進士張儉編次因舊本缺矣且  
泛載一時偶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購善本及公

著筆記一編稍加刪定付建甌二尹重梓焉謹錄目錄于後

卷一 五言古詩七十五首 律詩六十二首 絕句四首

卷二 七言古詩三十八首 律詩一百廿九首 絕句四十四首

卷三

賦二首 贊六首 騷一首 問答一首 策問六首 策題一首 雜著四首  
勸農文一首 樂章一首 祭文二首 祝文二首 表十首 牋三首 對一首

公文一首 啟三首 書一首 傳四首 行述一首 劄二首 箴一首  
行述一首 辯一首



卷四 題跋八首 跋三十首

卷五之六 序五十六首

卷七 記孝六首 筆記三首  
附錄三首

卷八之九 墓記四首 銘九首 墓誌銘六首

卷十 碑文一首 廟碑二首 神道碑土首 墓碑四首 墓碣三首 墓表五首

予今抄錄其題跋九十餘首凡應酬率意之作無關書畫書籍者汰去公自云素不曉畫即書法亦未專習收藏鑒別尤不甚留意蓋當時之人重公之博學多聞淹貫今古輒以名蹟求作跋語信今傳後迄今增重以備考訂之詳不可少也併錄題畫詩二十首筆記三首序五首記三首誌銘八首以資覽觀云昔康熙己卯臘月枝安誌

黃文獻公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為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固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焉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于河汾河汾則異于昌黎昌黎則異于廬陵廬陵則異于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



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如弱卉  
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群工疊出剗革而踐  
撲革凜以趨真爛然五色之文照耀于天下沿至先生  
彌為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群經揚其波瀾  
則友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于心嘗自誦曰文辭各  
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為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矣故  
其形諸謬迷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出用于時則由進  
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帙以文字為職業  
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群者矣

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  
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  
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  
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  
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上下無幽而不被此無  
它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為無窮奈何  
不河海風霆之若而颯颯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  
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  
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



也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彙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堙歿亟取鏤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為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醅歷論文辭原身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屬別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京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書于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

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宗濂謹序



黃文獻公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靳當世知勗哉保令德  
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  
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  
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  
此流涕而已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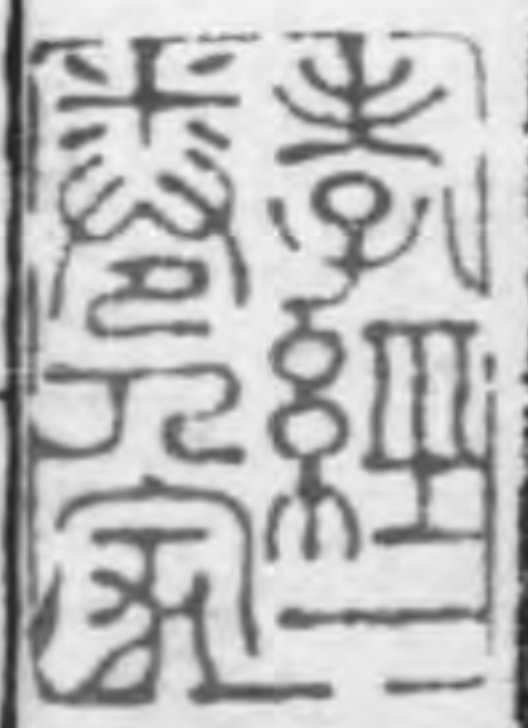
黃文獻公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靳當世知勗哉保令德  
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  
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  
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  
此流涕而已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





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竒摭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為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億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劒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翺飛跋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為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為靜也方其未始有



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宜合則靜且不有而况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

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疑其為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



育以訃至育先生婚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  
州人由大父婚龍川陳氏故又為婺之永康人先生嘗  
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  
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竒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過意所不釋或望天  
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咲言樵  
兒牧豎或戲給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  
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  
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

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大徵其  
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  
君子恒若以為歟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  
既哭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始追叙疇昔以志予  
感愴之私云爾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徃徃喜效李  
書而罕得見其真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  
求而適相值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  
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  
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掇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  
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  
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  
它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靡所騁嗚呼悲夫  
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陽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  
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  
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  
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  
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蹟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  
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  
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



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熈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者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

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無故又譌而為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胄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伐



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  
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徂詐權譎之說以徼  
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  
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  
罔上謹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

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它師其問遺尺牘之偶  
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啓其  
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是占氣運之盛衰士  
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歆艷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  
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誌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



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宗理宗時為史  
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  
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鳴  
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  
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  
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  
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  
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媿哉表而出之以  
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鞞返權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  
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謀  
狡智非不能為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  
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劾論有以殺其勢而  
遏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鞞  
返權二圖而為之贊宗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  
去未幾而宗臣輒斥它日公既召還宗臣亦輒進然竟  
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



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  
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  
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漂水教授  
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  
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  
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闕宦用事欲歸  
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

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  
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  
中在帷幄諸侍共譏之衡乃傲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  
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  
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  
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  
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  
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  
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



言求之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鄉方子  
踐子輩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臯羽後自成一  
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  
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  
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  
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間白事中書  
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千篇清粹圓美庶

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鄉死已久道傳方入  
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  
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  
謂楚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章句且將  
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婿吳某竟以言  
春秋取鄉薦柳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  
重登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



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  
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  
君以一文學掾棄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  
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  
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  
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  
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墮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  
止尚矣以多言為戮

###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  
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  
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年  
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間  
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  
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



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拚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潛待  
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  
集為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  
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  
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榻前四復奏然後予  
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  
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  
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拊安河南山東  
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陞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它服

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  
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曩絕前比茲蓋時清主聖弛武  
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將使中林免置之士  
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嘖一笑  
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  
抑可謂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



苟同洪公景廬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尚何言哉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眩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

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恐後君子耻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譔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有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既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

汝楫連引兵攻徭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繫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暨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雋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為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薄尉間名位畧等懌



以吏匿其闕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  
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邊郡錄事叛官茲非有志之士  
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  
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憚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  
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  
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  
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間逸韻度清

美眩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瞿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  
傳其術則勛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  
而摠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  
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  
十人皆宗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



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宗宣公恐是宗宣  
獻耳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  
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  
屏翳收風川石靜波之句豈非善謔者哉即此亦足以  
觀其雅量矣

書唐語後

右唐語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

也始以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  
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  
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  
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  
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常緇  
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  
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  
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眩鍾繇書

古者眩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眩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為然也今之善為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今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郡峯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它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



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并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

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尊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身聖賢之學而出身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近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



又無片辭以為之誅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  
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題鰲鯨圖

客有持鰲鯨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  
殿中知班為川州判官州有屠牛者詐為病牛詣州上  
狀君臨視之則牛自其家逸出昂首屈膝望君悲鳴若  
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迺按致屠者罪牛母子獲  
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前屠者也右  
顧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也

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既為之圖且率士友為賦詩竊妄  
意太史氏辱為之序余聞昔有以詩遺史官願書桃花  
犬事者有識之士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  
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為可知固不必計夫牛之  
異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尚無誚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  
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  
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嫠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



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  
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  
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奏  
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  
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  
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定去職  
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  
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  
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  
有連頗隲右之亟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  
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牛奪田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  
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  
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



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詠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得以秘閣脩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方辭論撰而未久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發相蓋

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脩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此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



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詘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槩見也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闕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

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是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以為問諸生成莫知所對茲獲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



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修蓋伯修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敢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為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閩閩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

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右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直無傳乎

### 跋致愨亭紀詠

梁棣州之先大夫秘監公作亭祖墓之側以為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名之曰致愨按商人之詩稱綏我思成而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發其義以為致愨則著



蓋少威儀之謂慙有合身商之質禮以質為本茲其所  
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  
知禮之本者矣夫至哀無文至敬不飾墟墓之間至哀  
也偶人象馬雕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間至敬也一  
宮三室施以采績不已飾身文飾盛而哀敬哀是則公  
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  
而奉薦也慙雖子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  
於公名亭之義者誠不直無述也凡記載序錄賦詠總  
若干首棣州既輯成巨編以某嘗託年家之契復俾題

識其末如此

書魯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諫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諫  
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  
得乎贛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為六世孫官游南海  
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  
於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諫之未墜猶  
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  
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於十有



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鄉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 跋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彭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故以為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奚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武而前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拾級而上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奧必又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於盤杆几杖物器

之微苟傳藏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直於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躰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人人皆為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季曰斗字宗建者久遊京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既日以遠敢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為思之義云



跋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為存山即其家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寓夫事亡如事存之意云謂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又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言將祭而齋當齋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綏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

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蒞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固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沒而不亡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



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君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顧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畫與之正同可寶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賢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倖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殊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千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為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浴者欲為



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  
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警謂萬山長至云凡舟  
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  
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  
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  
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  
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跋蘭亭叙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

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朴拙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  
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得矣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  
章奎畫曼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  
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  
之曹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  
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潛忝以非才載筆  
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



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臯陶之  
賡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君  
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  
字之于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  
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者良之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曰所謂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  
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  
後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

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朵爾直班嘗  
一日侍燕間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  
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朵爾直班由遼  
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以示臣俾謹志  
之臣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  
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  
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



以勲賢貴曹為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  
推廣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  
彰君之使乎臣於名賢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  
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跋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  
以佩刀刻蘆菴根永作懷二字亦妙具身公法因模為  
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  
禮部尚書入侍燕間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

出以示臣某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  
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為圭後以實其  
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  
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裸獻逮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  
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祕書監著作郎寫  
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觀



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七卷後累增為三十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

當時所被告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偽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瓌憲聖猶子曾開府覲壽皇潛郎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肅之後贖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



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宗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宗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璫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璫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

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璽之去就事繁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宗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



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識於史氏若夫實藉鈞底伏丐  
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  
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談焉孰  
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  
之秉筆者焉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益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  
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  
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

寶也

跋傅氏所受誥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  
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修職郎致仕思聰  
於先生為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  
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  
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  
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露  
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



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  
佐云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滕一篇為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  
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  
之冊祝第三節之下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  
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壁秉珪啓籥納  
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簋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  
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第十四郎  
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  
官必為監當與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  
憂五年八月自穎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  
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  
到必穎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  
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雖得只教以脩天爵奉天職可也  
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



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跋朱文公與大愚帖

與下三帖為乾淳四賢墨蹟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郡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孫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

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復敢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答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久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合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申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



約竟能成否宜春在系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表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銀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赴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近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鄉帖

少鄉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月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晤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遯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  
才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  
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脩竿牘之敬自通於臺  
閫守倅交代同察皆戶部府君為之具橐蓋以文為贄  
在盛時固有之其為禮之煩苛則季世而極重緘疊幅  
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据之切偶儷之工而被知  
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塲屋之士甫就選調門  
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  
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

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  
責明白未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於家又不  
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  
因裒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橐凡為啓劄總若干通  
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於學而酷嗜為古  
文若無用此為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駭今昔質文之  
異尚也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



當時士大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工顯人為可傳也

###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齊李公嘗以模本刻於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昂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文弘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榻書三人此館本之始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鐘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裴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郡拔萃肥不剝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精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蹟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史賈師

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戲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坤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宗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叙視東坡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

末幸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見子遂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見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



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灑落嗚呼賢哉

跋靜脩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脩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

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某既得以快觀前修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笑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某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



先生所為益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

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娶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隰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



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所載公為刑  
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薄時乞罷和議三書  
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諱  
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相公所謂朝廷宰  
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捨公書亦曰陛下為從人諸侯  
臣為犬彘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實事初  
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  
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  
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為公畫贊序謂

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所諱而疑其言之  
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  
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謹議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  
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  
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彗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  
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  
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閣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



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奏橐出於公八月令京官劉良  
貴捕寘於獄以借用金飾齋扁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  
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 世祖皇帝親  
總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郡臣 世祖歸正  
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為已功遂入據相  
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勲是也中原士大夫往  
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宗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  
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  
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

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  
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  
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  
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  
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  
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某碑志其歲  
月於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



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閻立本書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二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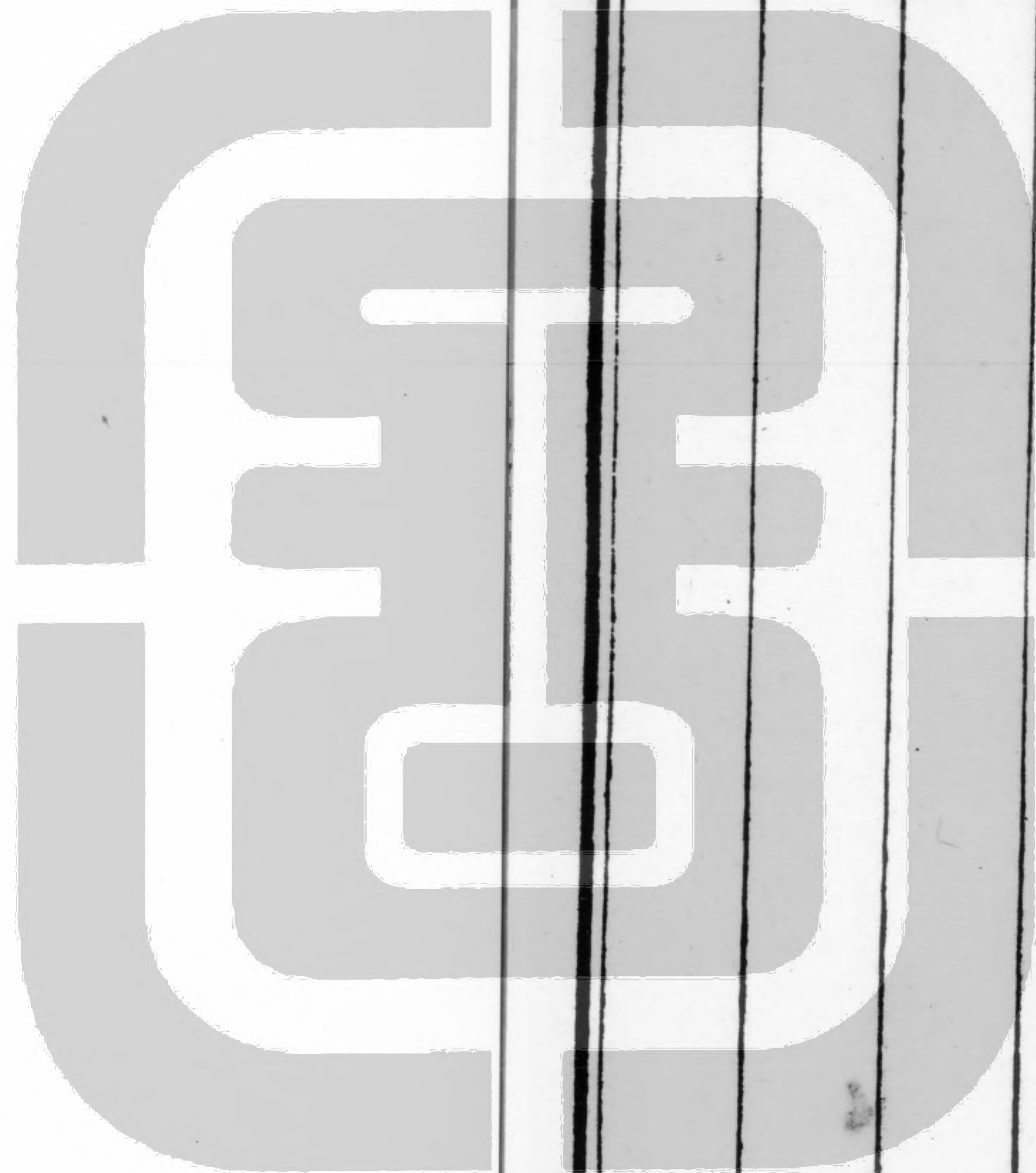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實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為詳備此特其初槩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為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Blank lined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